“从纽约借书”有感

武 艾

近阅上海《新闻晨报》得知，上海纽约大学学生，向远在大洋之外的美国纽约大学本部图书馆借阅一本原版书，竟然在四天后即以快递送达。“这么高的效率，令学生很‘惊讶’”。

回顾国内图书馆借书之难、咨询之难、复印之难，不得不感叹“差距何以如此之大”！

有学者为一学术疑惑，开了单位证明，跑到某图书馆，好话说尽，图书馆就是两个字“不借！”其实这位学者欲借的图书，既非海内孤本，更非镇馆之宝，只是一本八册文集类古籍。这位学者只得寻到另一家图书馆，问题才得到解决。

灯花

全国闻名遐迩的图书馆如此之多，总不见得处处读者都能跑到，那么咨询一下总要方便许多，然而也是困难重重。一则：开口就要咨询费，或明确相告“下不为例”。回信也是草草应付答非所问。二则：问询如泥牛入海，有去无回，不理不睬。有的图书馆的“邮箱”，要依据该馆“借书证”的号码，才能注册咨询，外人难以利用电子信箱咨询。

再说复印资料，这些图书馆也是把“钱”放在前面。有位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某地图书馆，拟求借一本书，复印一些资料，谁知有些书复印的资料费，竟是论页计费的，每页低则2元或3元或5元，高则30元或50元或百元。这位老者所借的书，复印资料费则为每页30元，一出手便是成千上万的资料费，自己腰包难免羞涩。白发苍苍又老眼昏花的他，只得找家旅社权且住下，抄它个十天半月，所费居然大大少于资料复印费的开支。但是浪费了老人许多时间和精力，影响了研究的进度。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课题研究者，手中都有一大笔科研经费的。不少读者尤其是许多退休的老者，全是靠自费在研究某个课题，发挥余热，贡献社会。

作为一个读者，多么希望我国那么多、那么大、那么有名的图书馆，都能真正把“为读者服务”放在第一位！要知道，书既宜藏，更宜发挥其应有的使用价值啊！

世界上许多科学家的成功，都依赖图书馆作为强大的后盾。没有了图书馆的支持，学术生命焉能茁壮成长？诺贝尔奖怎肯青睐于你？

美国纽约大学图书馆如此高效率地出借一本“原版书”，总应该给我们一点点“启示”吧！

朝圣仰韶文化遗址

钱汉东

仰韶文化遗址以出土双耳尖底陶为代表，是我国最早发现彩陶的地方，也是我国第一处田野考古发掘地。我写《寻访中华名窑》一书时，就想去那儿探访，但因遗址地处豫陕交界处的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，僻远不便，未能成行。然我心切切，总觉得欠下一笔文物债似的。不久前，在郑州收藏家钱永召兄的陪同下，我得以前往仰韶文化遗址朝圣。

仰韶村遗址，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仰韶村北面不远处有属于崤山山脉的韶山，这大概就是仰韶村村名的由来。仰韶村三面环水，风光宜人；山水秀美，土地肥沃，是我们祖先狩猎、渔牧、定居的理想场所。或许是受彩陶上纹饰的启迪，“师法自然”，遗址博物馆外形奇特——抽象的几何造型，斜面、斜线元素的运用，充分体现出古文明的自然属性和沧海桑田、山川巨变的厚重与庄严。

馆内陈列着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的出土文物。黄河流域是人类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，7000年前诞生的彩陶文化，在这里绵延数千年，横跨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山西、河北、青海、湖北、内蒙古、山东等整个黄河流域。汉族的前身“华夏族”，就起源于此处。当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地上，刀耕火种，劳动生息，创造了灿烂夺目的“彩陶文化”。

如今，古老山道边的古村落依旧保持着晚清时期的风貌。老人们悠闲地享受着温暖阳光，看见游人便笑眯眯地打招呼。在黄土冲沟断面上，还可清晰地看见先民活动时遗留的厚厚灰土层，其中不仅有灰坑遗迹，还有先民遗弃的碎陶片，见到这类历史遗存，我的心情格外激动，甚至有动手挖掘，看个究竟，寻找秘密，与先民零距离对话的冲动。

仰韶文化的最早发现者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。1920年秋季，安特生派助手刘长乐去仰韶村采集化石，并叮嘱他随身带一些从各地采集到的石器标本，出示给村民看。刘长乐在仰韶村村民家中发现了一些制作精美的石器陶器，便带回北京交给安特生。安特生据此推断，仰韶村是一个大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1921年10月27日，安特生和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袁复礼等5位助手，第二次来到仰韶村。这一次，安特生共挖了17个点，其中发现最多的就是彩陶，彩陶上有着美丽的花纹，这让安特生震惊不已。

仰韶文化的发现，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，震撼世界，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由此拉开，仰韶村遗址也由此举世闻名。

仰韶文化的制陶业非常发达，可以说在当时世界居领先地位。无论是陶土选用、塑坯造型、烧制火候等技术，还是绘画艺术，都达到臻于完善的程度。在西安半坡等地的仰韶文化彩陶上，有五十多种刻画符号，它们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。在遗址博物馆陈列的大量出土陶片上，大多有规律地刻画着一个点、二个点、三个点……大小如大拇指一般，直觉告诉我，它们也许是先民用拇指蘸釉后按上去的，既省工时又方便，而在那时要画一个圆点并非易事。图案中有的全是一个个点，有的则点成三角形状，它们或许是某生产彩陶部落的标识，抑或是印符的起源。同行的永召兄对我的假想有同感。果真如我所想的话，那么早在六七千前，先民已有诚信意识，而且这种古老的方式沿袭至今，可谓历史渊源深厚。

站在遗址博物馆广场上，夕阳那金色的光芒为古黑色的安特生铜像披上盛装，抬头仰望这位“仰韶文化之父”，我心存感激之情：他先后发现了北京人、马家窑文化等等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、为中华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家，永远值得后人纪念。

乔布斯的遗嘱

（牛博士对马妞说）

戴逸如文并图

缠绵病榻，由死神陪同，乔布斯检阅自己一生，清醒了：

“现在我明白了，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，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，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，也许是感情，也许是艺术，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。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，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——正如我一生的写照。”

字字千钧。请特别注意乔布斯的比喻，被多少亿人艳羡的偶像，明白无误地自称为“变态的怪物”！

假如这些话出自一个陌生人或书生之口，是很容易被误判为苍白的说教的。正如旅游团来到岔道口，一边是云遮雾障、前景不明的崎岖小径；一边是云蒸霞蔚、桃红柳绿的金光大道。如果同行者将崎岖小径指为正道，谁肯相信！

而乔布斯不是，他是奄奄一息从金光大道上折回来的。他不因自己上当，转而去诱骗别人做陪葬。他现身说法，明示后人，金光大道通往的原是恐怖谷，崎岖小径才是登顶之路。

请倾听谨记吧，谁再要听不进去，那真是冥顽不灵了。

秋露

钱雪冰

稻子们低眉垂眼，让出一条窄路，请刚刚出生的朝阳走在中间。朝阳不走直线，跟在朝阳后面的一双脚也不走直线。那双脚是我母亲，我的脚远远跟在母亲身后。准确地说，这不是一条路，是两块稻田之间一条田埂。

这是10月一个有着薄雾的清晨。

开始，母亲没有发现我，她在前面高高低低地走，我在后面深深浅浅地跟。我只是好奇。待走半里地之后，我就明白了：母亲看父亲来了。

母亲慢下脚步，她发现了我。

母亲开口了：“秋露寒气重，你当心感冒。”

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裤腿已全部湿透，衬衫的袖口以及下摆，洇了一大片。我打量母亲，她受灾面积比我更重，因为她在前面开路，有时为了顺利前行需手脚并用，那些低眉垂眼的稻子，倾斜着身子，已几乎全部占领了这条田埂。

父亲住在一片稻田中间，只剩下一块水泥碑。水泥碑平整光滑，无字。水泥碑四周没有杂草，一株桂花树还没有到吐露芳华的年龄，但浑身上下收拾得很干净。看得出来，母亲来看父亲的频次一定不会低。

母亲说，这棵桂花树是她去年才移植过来的，当时刚过中秋节，不是移栽树木的时令，不过，这棵桂花树竟然很容易就成活了。

说这些话时，母亲的眼里泛起了笑容。那是我熟稔已久的笑容，自父亲去世后，这类笑容难得一见。

母亲弯下腰，用随身携带的小铁锹加固水泥碑四周的一圈小围堰，因为四周都是稻田，无孔不入的水随时会渗入围堰内。不过，父亲所居住的这两个平方，我没有发现被水侵略的迹象。

我点燃一支烟，放在水泥碑顶上，又给自己点了一支，在父亲面前蹲下。这是我与父亲沟通的一种固定模式。无论他生前，还是去世后，我总喜欢用沉默与父亲交流。父亲也总是用沉默回应。一棵烟结束，两个男人未说一个字，却仿佛已经道完万语千言。

那句在我舌尖徘徊了足足三公里的话，我还是说了出来。

我问母亲，看父亲为什么选择露水深重的清晨，为什么不等日上三竿、清清爽爽、轻轻松松地来。

母亲明显愣怔了一下，她放下小铁锹，眼睛盯着那块水泥碑。说了：

多少年前，我们在生产队做活，上工时，比今天还早，收工时天都黑透了。尤其在秋天，上工路上，收工路上，大家都是一身的露水。你父亲总喜欢凑近我身边，深嗅几口，然后悄悄告诉我的耳朵：香。你父亲一辈子和我说了多少话我记不清了，只有这一句，想忘都忘不掉啊！

母亲说这些话时几乎没有看我，一直盯着那块水泥碑。假如看着我，她也许不会说出这些话。但这是一个农妇对丈夫的深刻记忆，她告诉了自己的儿子。

告别了父亲，往回走的路上，我无比期待闻见香味的那个人出现……

不亦快哉

孙香我

我这个人啊八个字：心胸不大，脾气不小。所以如若有人要想说我什么偏急啊小心眼啊，真不劳你费口舌了，我自己早就抢在前面坦白了。心胸不大脾气不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常常是事不关己，也要看不惯也要骂人也要生闲气。

昨天出门办事，照例是坐公交。正在站台等车呢，扭头看到左边不远的路口有年轻女子要打的，马路对面正有一辆反方向开的空车，她就赶紧举手招呼，那车就转弯调头了。但这时顺方向却又有一辆车抢先一步插到了她的面前，女子一点犹豫也没有“顺理成章”就上了车。被她从对面招呼过来的车，这时已调过头来，那的哥见女子已上了插上来的车，便头伸出车外忿忿地喊着什么。

车从我面前经过，我手上正拿着一柄长伞，便上前伸出伞拦住那出租车。司机不知我要干什么，但车在我面前慢了下来。车窗正好开着，我便伞尖一指副驾驶位子上的女子喊：“你太不像话！”司机一听不对头，赶紧一溜烟开走了。

我见不得年轻女子的背信弃义，抢生意的司机也不对。后来上公交车后，我虽说还有点忿忿不平，但心里也又涌起一点点快感来，虽说心胸不大脾气不小总是叫自己惭愧的，但面对混账事混账人，能指着鼻子骂一骂，不也正如古人说的不亦快哉吗！

四乐轩主诉衷情

南岳人

“四乐轩主”为谁？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(首批)、传统诗词名家卢元也。何谓“四乐轩”？卢元曾有言曰：“四乐轩，余书斋之名也。书斋原名‘知困斋’，取《礼记·学记》‘教然后知困’‘知困然后能自强也’两语之旨。余行年七十之后，将书斋改名为‘四乐轩’，所谓‘四乐’，即：育人最乐，助人为乐，知足常乐，读书自乐。盖因年逾古稀，当以心情乐观为养生要旨，但乐观必须以有积极意义为内涵，决不能流于玩世不恭、庸俗无聊之‘乐’，更不能陷入追求声色犬马之‘乐’，故以上述‘四乐’自勉。”为与儿孙三代同堂，更好地乐享天伦，居家养老，年逾八旬的卢元、王敦凤伉俪，于2008年夏赴澳大利亚悉尼定居，迄今已有五个春秋。

今秋，百余万言的《卢元自选集》与《四乐轩诗词选》，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闪亮推出。卢元夫妇特自悉尼回沪“处理赠书事宜”。为老友，我亦蒙卢兄赠书一套。缘于偏爱，以《四乐轩诗词选》先赏为快。该书所选诗翁七十余年创作之诗词对联数百首(副)，多为情辞律理四美之珍品也。

为更好地“育人最乐，助人为乐”，宅心仁厚、淡泊红尘的卢元老师，将二书之税后稿酬七万余元，悉数捐予复旦附中，建立“卢元语文奖学基金”，俾“为振兴语文做些绵薄贡献”。此诚为“育人最乐，积善成德”之益举也。记得唐百岁药王孙思邈有名言曰：“心既自善，内外百病皆不恶生，祸乱灾害亦无由作，此养生之大径也。”信哉其言也。深信：八十七岁属兔的卢元与八十五岁属蛇的王敦凤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定将身心双健、神怡梦稳、福寿康宁也。正是：诗翁四乐葆青春，勤栽挑李献丹忱。烹文煮字身心健，含饴弄孙享天伦！

农庄就是健身房

丁 汀

自打在周庄租下“一亩地农庄”，每个双休日就去那里劳作。

几十年来与文字打交道。以前伏案爬格子像只“大龙虾”，后来敲键盘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还特费眼神。坐久了，原本在农场留下的腰痛病竟会让我一下子站不直身子……

去冬今春，农庄的十边地要开垦，施基肥、翻土，作种植蔬菜瓜果的准备。于是，凌厉的寒风中，我像一个“土改”刚分得土地的农民，猛挥四齿铁耙翻土，直干得汗津津、臂酸腰痛才肯歇息喝口茶、抽支烟。歇息间忽觉手掌有异，一看，竟磨出泡了！长久不动的身子，一下子承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劳作，晚上躺下去，竟有骨架散裂之感，三天不得恢复。

七夕会 运动休闲

但为了新农庄的建设，我没有退缩，渐渐地，每次劳作后腰酸背疼的周期缩短为2天，后来，一夜之后便恢复了常态。结果是，体重减了2公斤，皮带重新打眼。嘿，农庄成了我的健身房！

回城以后生活好了，大鱼大肉吃得多了，劳动却少了，新陈代谢自然差了。体内积聚起越来越多的“毒素”，以至于得了多年治不好的皮肤病。吃了海鲜，甚至喝咖啡都要皮肤过敏，不得不服“开瑞坦”以求一夜安睡。去过好几家医院，诊断的结论也大致相同，配了一包又一包大同小异的药片、药膏，然而收效甚微。

今年入夏，忍不住馋欲吃了点海鲜，身上又发出红疹，竟还渗出水来，十分苦恼。

那一阵，上海热得像烤炉，周庄也“同此凉热”。热浪翻滚之下，农庄庭院杂草疯长，必须尽快锄之。于是，下午4点半后，趁“毒日头”已过，我即锄草、修枝。只感觉空气热得令人窒息，太阳余威也够毒辣的。连续挥锄之余，大汗淋漓，已非“汗流浃背”所能形容。咸涩的汗水争先恐后地涌出，湿了上衣，最后连短裤也淌淌滴了。间或牛饮茶水，汗再涌出，直到汗水淌进嘴里已不再咸涩。

如此一番“桑拿”，分明已完成了一次剧烈的排毒运动。当天夜里，奇效出现了：红疹开始收敛。我不再涂药，以保持毛孔通畅，继续“排毒”。第二天继续锄草，大汗以后，皮肤红疹处开始呈痊愈状。谢天谢地！我终于找到了对抗皮肤顽症的克星——劳动出大汗(排毒)就行！

其实，这符合人体吐故纳新的自然法则。可惜我的“一亩地”太小，不能让我常常“汗滴禾下土”。于是，每周总有几个晚上，我开始新的“桑拿”——暴走。

今宵灯谜

吴伟忠

治理荒漠致了富

（三字市招）

昨天谜面：巴

谜底：（注：“巴”加一方形“口”为城邑之“邑”，故扣；打麻将之俗称）